

懷鎮公老師

● 作者：陳耀南

作者簡介

陳耀南是香港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。

十年前，我和弟弟成棟為父親丘鎮英的百年冥壽做了個紀念會，我寫了一篇題為「那些年，父親教導我的日子」的文章，主要是回憶我童年的事情。轉眼間十年又過去了，大妹妹成琪在大前年不幸患了癌症，沒有處理得宜，前年去世了。先母臨終時，我曾答應先母照顧好弟妹。琪妹之離開，雖非意外，但我還是覺得內疚。

兩個月前，我從波士頓的家搬來一大批收藏已久的個人文件，裏面有不少先父遺留下來的文字，雖然曾經多次閱讀，重讀之下，仍然使我感觸良多。在這裏，我展出他幾首詩和書銘的墨跡，這些都是我童年時就熟悉的作品。

寫於我三歲時的銘文，雖只寥寥數字，但卻意味深長，它代表著先父的宏願。他未遂之志，正由我們兄弟繼續完成。國家正在復興，希望我們能夠完成一部分先父的志願吧。六十年前，先父教我愚公移山篇「子又有子，孫又有孫，無窮無盡也」，這是中國人堅強不移的傳統。華夏悠久的文明，雖有盛衰，但卻生生不息，蕃衍昌盛。

這幾首詩則是寫於我七歲時。那年剛好搬家，新居靠山面海，四時風光，盡收眼底，那是我童年最快樂的時光。當時父母兄弟姊妹共聚一堂，樂也融融。我一直緊記著在這段日子中父親的教導，直到如今，它還深刻地影響著我的為學與做人。

陳耀南教授是父親在中文大學任教時的學生。父親去世四十年後，他寫了一篇紀念文章，提到當日到我家和父親交流的情況。文中也提到的我的外祖父梁伯聰公。他是梅縣通儒，前清秀才，創辦梅縣中學，育才無數。他又精通書畫，是名畫家林風眠的啟蒙老師。他在父母新婚的贈詩中，有「能使歐公讓出頭，眉山原不等庸流」之句，可見他對於父親的期許。

嗟乎！父兮生我，母兮育我！養育之恩，昊天罔極！父親逝世於五十六年前，母親含辛茹苦，免我兄弟姊妹於飢寒，挺我兄弟姊妹以堅志，不幸棄養亦三十年矣。今日承父母遺志，教育後進，為國儲才，豈敢有私？寸草微心，惟此而已。

—— 丘成桐 2021 年 1 月

編註：〈那些年，父親教導我的日子〉刊登於本刊創刊號。

能使歐公讓出頭，
眉山原不等庸流；
雙修福慧因緣足，
二十年方過九秋。

三十六、七年了！丘鎮英老師小小的客廳那鏡屏上的開首幾句，印象還是如此深刻。撰書者是丘老師的岳丈——應當稱為「太老師」了。以感動當世文宗歐陽修的青年蘇軾相期許，諒想新婚時的丘老師器宇不凡、風華正茂。不過，一九四九前後，神州大陸翻天覆地的大變，令多少滿腹經綸、滿懷壯志的青年學者失所憑依，流亡到那個時候還未經濟起飛的南天海隅，以可恥的待遇養妻活兒，傳道授業。丘老師正是其中一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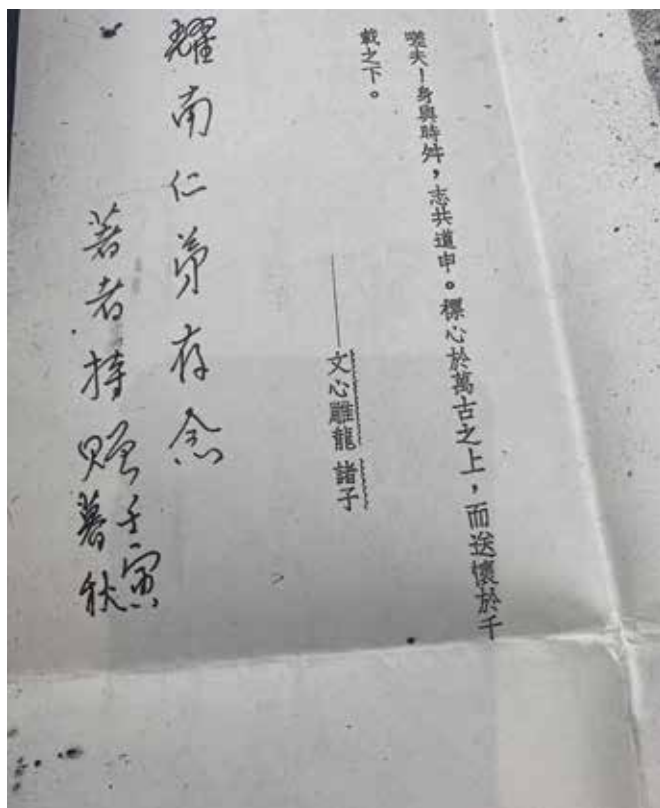
我那時在馬料水崇基學院唸二年級，剛從化學系轉入中文系，對文化思想一類科目興趣濃厚，選修了丘老師的「西洋經濟史」。那個時候，對很多事情的背景、真相當然不明白，只覺得丘老師身體似乎有點疲弱，不過教學很認真、很有條理，對我們這些不大懂國語、更不懂經濟學的生徒，十分有耐心。循循善誘的熱誠與努力，給我們的感動似乎令人忘記了他那時在崇基並不是全職教師，而且並不居於甚麼顯赫位置。

當然，只要全心敬業樂業，不論課節多少，在教育意義上就是「全職」老師。在大多數純潔的青年人心目中，也不一定要院長、主任之類，才獲得由衷的敬仰。我當日就是和其他同學一樣，滿懷敬仰，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之下，從港島到沙田拜訪丘老師，第一次看到那些詩句。

丘老師也像蘇軾一般多才而又命途多舛，而有歐陽修的慧識雅量與影響力的人，在那個時候的大專界是很不容易找了。不過丘老師自己對於青年學生，還是盡力多所鼓勵。一九六二年（壬寅）暮秋，我以所謂成績最高畢業，卻得不到母校半點栽培，本來不必進甚麼師範特別一年制，卻也因為家境而進了。丘老師那時剛出版了他的大作《西洋哲學史》，也就送我一本，作為勉勵。扉頁上印了劉勰一千四百六十年前的名句：

「嗟夫！身與時舛，志共道申。

標心於萬古之上，而送懷於千載之下。」





語出於《文心雕龍·諸子篇》，那時剛好在四年級唸過，相當感動。當然更感謝殷殷厚愛的鎮英老師。

丘老師對劉勰的名言其實也共鳴已久。他在中學時代，受胡適、丁文江、張君勱等名家「科玄論戰」的影響，對東西哲學研究發生興趣，從此努力三十多年，深深感到國人多是一窩蜂地崇尚西化，但對西方文化骨幹的「二希」宗教哲學傳統所知甚少，或者先存偏見與成見，僅嘗一勺，就以偏概全，炫人耳目。尊古典則無視現代，趨新穎則排擊傳統；崇精神則反對唯物，尚馬列則侮蔑唯心。丘老師以為：心物本屬同源，古今原為一脈。五六十年代之間，胡適在台灣鼓吹新個人主義，而神州大陸則雷厲風行人民公社，各趨極端，同為中國文化之害！丘老師有鑑於此，並且因為在大專教授本科十年，對學生來說，英語專著則卷帙浩繁，文字艱深；日文資料則無法瀏覽，中文參考書又寥若星辰，所以奮力整理研究所得，焚膏繼晷，著成本書，中間累病了三次。不過鎮英老師認為：如果國人因此而對西方文化明其短長，知所取捨，並且引起對中華文化的再檢討，就不負他的初心了！

學術的使命，生活的擔子，實在令丘老師過於勞瘁。拜領贈書後不久，就驚聞老師遽歸道山的噩耗。可憾自己那時出身未幾，沒有盡甚麼棉力，每次想起都慚恨不已。寂寞當時名，蕭條身後事，上天似乎真真薄待了丘老師！

老師的長公子那時還在初中，好在不久就知道他嶄露頭角，從崇基數學系以驚人優績升學美國；再一個不久，就成了馳譽世界、獲得很多榮銜的數學大師，德門有後，我這半個不肖的舊學生，十分欣慰，相信鎮公老師在天之靈，就一定更欣慰了。

去年香港回歸，崇基校友會也組織全球校友回歸母校，並且囑咐我在七月二日的感恩崇拜中做見證，因此而在當日午餐中見到名滿天下而謙誠樸實的成桐教授，彼此晤談甚歡，歸澳洲後，我把丘老師題贈字跡影成桐教授留念，承囑撰寫本文，實在是一個榮幸的任務！僅以此紀念長在敬仰懷念中的丘老師！

一九九八年二月廿四日於澳洲悉尼市